

行走杨浦

两位“大建”喜相逢

■周建新文

两位“大建”，都是行业翘楚，在不同领域成绩斐然，各领风骚。一位叫朱大建，另一位叫诸大建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，两位“大建”首次相遇在杨浦“228街坊”举办的“人民城市大家谈”论坛上。两位老师一见如故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巧的是，两人不仅同名，姓氏读音也一致，而且还同龄，都是1953年生人，一位生于10月，一位生于11月。上世纪的1953年，正值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始阶段，全国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大建设的热潮之中。两位父亲不约而同地给自己的新生儿取名“大建”，希望儿子在建设年代大有作为，这个名字具有时代烙印。

两位“大建”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与杨浦有着较深的渊源。朱大建早年就读复旦大学，在五角场生活了四年，对当年破旧、落后却有浓郁烟火气息的面貌记忆犹新；而诸大建长期在同济大学工作，居住过四平路上的同济新村，直到现在还住在黄兴路附近的一个生活小区。

这一回，尽管两人还是第一次握手，但他们之间可谓互相敬慕，惺惺相惜，早就一直在关注着对方。朱大建老师长期担任新民晚报副总编，主管夜光杯等副刊，诸大建老师则是夜光杯的作者，凡是他的作品，朱大建老师往往会重点阅读；而朱大建老师的文章一旦见报，诸大建老师的学生常常会对他说：“老师，您又发表文章了”。因此，两人戏谑因同名而相互“沾光”。

质儒雅，待人温和，思维敏捷，语言简洁且逻辑性强。

两位“大建”都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同为69届中学毕业生。1970年两人都响应国家号召，先后去农村插队落户。所不同的是，朱大建老师去江西插队八年，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；而诸大建老师从上海中学毕业后，回到了籍贯所在地浙江余姚，成了一名回乡知青，后来经历招工、读书、任教，一路辗转青海、长沙等地，直到1986年研究生毕业才回上海，在同济大学任教。

朱大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，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，宣传报道了不少先进典型，成为宣传部的“笔杆子”。其中，他创作的报告文学《鲲鹏展翅》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90-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。他三十五岁就担任处长，四十二岁被调到《新民晚报》担任副总编，是当时新闻系统最年轻的局级领导。他分管副刊，倡导优良作风传承，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学习，带头撰写时评、杂文，在同一个岗位上干了一十八年。如今他虽已退休，但退而不休，担任市老记者协会会长，并在市作家协会担任散文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，同时还挑起了《上海纪实》主编的重任。

退休了还兼任那么多职位，繁重的社会活动和案头工作占据了他相当多的时间，但他从不放松自己的文学创作。近年来佳作频出，散文集、杂文集、长篇报告文学，尤其是去年，上海书展期间重磅推出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海菜花开》，他多次不辞辛劳奔赴云南，采写水生态环境学者孔海南为抢救受到污染严重影响的海菜花，改善洱海生态环境的故事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强烈反响。

诸大建在读攻读硕士、博士期间，文理兼修，成绩斐然，十多年的苦

读钻研终于修成正果，成为城市管理这一领域的佼佼者。作为同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他既做学问又育人材，如今桃李满天下。作为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、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专家，他还是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。他以自身经历和研究思考，用非虚构的手法撰写的《一个人的上海史——我看上海城市空间变迁》一书，充分展现了博学睿智。这部书值得我们好好阅读，细细研究与品味。还有，他前两年撰写出版的《从青椒到思想者》与《我是可持续发展的教授》两部著作，是一位学者对事业、学问、生活的深入剖析和思考，不妨与前者结合起来一起阅读。

在“人民城市大家谈”嘉宾论坛上，两位老师畅所欲言，从当年在城郊建设“两万户”到困难时期市民日常生活的改善，从工人新村蝶变成如今的“五宜社区”，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规划到“人民城市”理念提出五周年的建设成果，两人一文一理，自然而然地将形象思维与理性思考融为一体。

十分荣幸的是，我与刘翔、赵勇作为杨浦作家“锵锵三人行”组合的三位成员，与两位大家一起参与了论坛畅谈。活动圆满结束后，我邀请两位大建老师来到我在五角场的白鹭书屋，我们相谈甚欢，一边喝茶一边畅聊五角场的历史变迁。我们为两位“大建”合影留念，留住这欣喜相逢的美好瞬间。

相逢是首歌。今日相会，仅仅是开始，两位老师表示要加强学习交流，共同把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记录下来，成为属于我们上海的宝贵财富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题学堂前桂枝

■冯如

天香树下久徘徊，
香细风轻露露开。
一缕沾襟秋思起，
并迎门外待君来。

致友人

■王养浩

吴山青 进博会

人潮涌，歌潮涌，进
博花开乐融融，挥手争
相拥。念无穷，思无
穷，进博旗扬笑无穷，光
耀中国红。

相见欢 鲁迅故里

百花园里乐游，惊
花稠。三味书屋生愁，
吟春秋。旧羊毫，似
匕首，斥群丑。甘为百姓
俯首，孺子牛。

鹤桥仙 滨江

朗朗秀月，翩翩银
练，惊艳天上人间。举
目灯火阑珊处，高耸天、
一览无边。江边凉风，
江中画船，煮酒今夜不
眠。琼阁何时飞琴弦？
催泪时、醉歌万千。

杨浦记忆

“两万户”的小八腊子(二)

■朱建新文

小小花园里

第二年的春天，我把采集来的“枝子”种在了自家的那个小花园里，“两万户”的大多数底楼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花园，面积最多也就8、9个平方。

不久，“枝子”就发芽了，到了秋天，居然还能开花结果。刚结出来的“枝子”是草绿色的，又过了几个星期，变成深褐色，那时候就会呈现出美丽的玛瑙光泽。跟市场里看到的那些“枝子”一模一样。

“枝子”成熟了，让我们这些小八腊子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。

在那个小小的花园里，我们曾经种下过凤仙花、鸡冠花、大丽花、月季花、牵牛花等各种各样的花草，甚至还曾有过一棵高大的枇杷树，树梢都快长到二楼的屋檐那么高了，每年都结有不少的白沙果（枇杷果的品种），甜而多汁，一点都不亚于商店里买来的那些枇杷。甚至小鸟们常常会以反客为主，不请自来，叽叽喳喳地飞来树上，专心致志地分享着这些树上的美食。

小小花园里曾经蕴藏多少我们童年的梦想和欢乐。蜜蜂在花园里那些盛开的花朵上，嗡嗡地辛勤采蜜，蝴蝶在此翩翩起舞。你可以静静地蹲在花园的一角，观看蚂蚁搬家，也可以去捕捉花园里的那些蚂蚱，然后拿着它们去喂食蚂蚁和母鸡……

夏日的清晨，蟋蟀在小小花园里堆放的砖块间尽情地吟唱，翻动砖块去捕捉它们，是我们那时最乐此不疲的事。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绿色的纺织娘，纹丝不动地趴在那些层层叠叠的牵牛花叶片上，丝瓜叶上也会常有，头顶两根长长的触须不停地摆动。

有时我会把捉来的知了剪短翅膀，这样它们就无法飞走了，让它们在花园里的冬青树上放声歌唱。也曾小小的花园里，挖过一个小小的方坑，坑里插上一根树杆，再搁上几根活动的树枝，就成了捕捉麻雀的小陷阱，终因捕捉来的麻雀始终不肯吃食，无法养活，从此就不再去捕捉它们了。

其实，小小花园里还有许多有趣的客人和故事：来过呆萌的刺猬、活泼可爱的小花猫、威猛好斗的螳螂、美丽的小鸟、伸出鬼没的黄鼠狼、会发光的小虫……它们给我的童年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和遐想，至今都让人念念不忘。

玩“打火石”

四、五年级的时候，小八腊子流行起玩打火石的游戏。

那时的男生们几乎人手一块，指甲盖那么大小，深灰色的，略带点金属光泽的打火石。捏住它，往水泥地上蹭几下，就会溅起无数耀眼的火星，还挺吸引人。一班有个外号叫“小麻球”的同学，就数他所持有的打火石最为弹眼落睛，有鸡蛋般大，随

便往水泥地上一扔，都能擦出一条火星四溅的耀眼火龙，让围观的人啧啧称奇。

架不住邻居家小孩的叨咕，在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几个小八腊子长途跋涉，来到了民星路一带的铁路边。那时，这里还是大片的农田，铁路南面有一大块荒地，不时会有重型卡车拉着一车车的工业垃圾倾倒在这里。我们爬上高高的垃圾堆，在上面仔细地翻找那些能发出耀眼火星的打火石，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这些脏乎乎的垃圾堆里竟然就找到了让人着迷的“打火石”。

逮虾

记得那一带的铁路边上还有不少的水塘，水塘里常有一些大石块。

有一回，我好奇地去翻动这些大石块，竟然发现石块下面藏有一些半透明的河虾，大的足有手指般粗，让人喜出望外。那天捉了不少，拿回家后外婆给炒了一大碗红烧虾。

记得那时，我还用缝衣服的棉纱线编织了一只不大的手抄网。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网，也没经验，不知道棉纱线还会缩水。结果做好后一下水，网兜的下面竟然缩得仅能塞下一只手，这样的网岂能去捕捞鱼？

外婆看了只是一个劲地笑，说：“这网怎么能捕鱼，还不如让我带到乡下去，捞捞小虾倒还可以。”对啊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外婆的一席话让我开了窍，这网有了用武之地。



共青森林公园菊花展 摄影:高嘉